

浅析小说集《鱼王》中蕴含的自然生态观

刘华雅

辽宁大学, 中国·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阿斯塔菲耶夫是生态文学流派的典型代表, 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把目光聚焦于生态环境问题, 表达了对生态环境恶化的担忧、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谴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向往。本论文以阿斯塔菲耶夫小说集《鱼王》为研究基础, 以《鱼王》中的人物形象、家园意识、爱与责任为切入点, 挖掘部作品中作家所表达的自然生态观念。

【关键词】《生态观》; 《阿基姆》; 《家园意识》; 《爱与责任》

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Виктор Петрович Астафьев, 1927-2001), 其小说集《鱼王》讲述了一直不为人类所重视的问题, 即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集《鱼王》由十二部短篇小说构成, 包括:《鲍耶》(Бойе), 《一滴水珠》(Капля), 《达姆卡》(Дамка), 《在黄金暗礁附近》(У золотой кари), 《渔夫格洛霍塔洛》(Рыбак грохотало), 《鱼王》(Царь-рыба), 《黑羽翻飞》(Летит черное перо), 《鲍加尼达村的鱼汤》(Уха на Боганиде), 《葬后宴》(Поминки), 《图鲁汉斯克百合花》(Турханская лилия), 《白色群山的梦》(Сон о белых горах), 《我找不到回答》(Нет мне ответа)。作家在小说集《鱼王》中大量描述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场景: 人类破坏大自然、大自然惩罚人类。他严厉地谴责了人类为了自身利益侵犯大自然的行为, 揭露人类责任感丧失、家园意识全无并且希望人类能够反省自身的所作所为, 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任与义务,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最为让阿斯塔菲耶夫担忧的是被人类折磨奄奄一息的大自然, 他对生态危机这一事实做出深刻分析, 小说集中一系列批判思想体现出作者的自然生态观。

1 从阿基姆形象看自然生态观

阿基姆是阿斯塔菲耶夫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中塑造的一个正面形象, 是一个对大自然怀有深厚感情的人, 他身上的道德品性完全区别于“现代人”: 人性道德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准则, 他不在乎社会关系中的利害观念, 阿基姆只有自然性的一面, 而其社会性的一面则被作阿斯塔菲耶夫有意抹去。从阿基姆这个人物形象上, 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大自然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对现代工业文明戕害人类本性的揭露, 对人类一味依靠牺牲自然而获取利益的厌恶, 对原始自然、田园生活的向往, 对人性回归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的渴望。

阿基姆是在鲍加尼达村渔民的集体养育下, 在许多敦厚朴实的劳动者的关怀下长大成人的, 长大后的阿基姆用自己的善良和勤劳回报村民。阿基姆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功禄名利、个人财富, 而是在于他骨子透漏的道德品质以及人性光辉。大自然对于阿基姆来说是善良的、纯洁的, 即使在荒无人烟的大森林中, 他也不会为所欲为, 从始至终表现出诚实、善良和无私的本性。叶尼塞河哺育了他、养育了他, 对于阿基姆来说, 叶尼塞河是他生命中的

全部, 叶尼塞河不仅给予渔民生命, 还是他们的精神依托。阿基姆就不敢想象如果叶尼塞河消失会有怎样的后果, 在阿基姆的内心深处, 叶尼塞河就是另一个地球、另一个家园, 在他摆脱水手身份, 成为城里人之后, 依然会通宵静静地坐在叶尼塞河旁, 他在大自然中学到了一系列的美德: 怜悯、善良、勇敢和忍耐。

阿基姆是大自然的热爱者, 他尊重自然、尊重生命, 随时能体验到自然的美好, 而作为阿基姆的对立面阿斯塔菲耶夫也对诸个人物进行了描写, 作者认为他们是大自然的破坏者, 其中有偷猎者科曼多尔、渔民格罗霍塔沃、伪君子伊格纳季伊奇、以及盖尔采夫。在《在黄金暗礁附近》中, 柯曼多尔残忍地嘲笑鱼儿的痛苦, “鱼儿会哭泣吗? 谁又能知道呢? 它在水里本是湿的, 即使哭泣也看不出来, 而且它又不会叫喊。要是会叫喊的话, 整条叶尼塞河, 而且何止是叶尼塞河, 有的河流和大海岂不要吼声雷。”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 而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扭曲心理, 他认为既然鱼儿不会叫喊, 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无疑与热爱大自然的阿基姆形成了鲜明对比。

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阿基姆这一平常人形象以及养育他的渔村描写出人与自然和睦共处, 天人合一的美景, 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热爱自然、尊敬自然、具有崇高道德责任意识的战士。

2 从家园意识看自然生态观

在世界之中存在是存在的先天建构, 人依赖于世界而存在, 不存在脱离世界的人, 这是从哲学的角度看待家园意识。家园意识在文学中可以理解为: 人一生下来就必须有一个依赖、生存的环境, 生于斯, 长于斯, 以及面对乡土秩序混乱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

阿斯塔菲耶夫认为森林、河流等一切自然因素都和人一样, 有思想、有感觉, 充满灵性, 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生态就是人类的家园, “家园”这一单词在西方语言中就是单词“生态学”的词源。俄语中“自然”和“人类”是同根词。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透过家园意识表现出最深刻的思想就是: 人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自然是人的母亲、家园。大自然与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包含。

小说集《鱼王》以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乡——西伯利亚为中心点, 作者本人在此长大成人, 这里有广阔无垠的冻土带、茂密繁盛的原始森林, 还有滋养世代西伯利亚人的叶尼塞河。当地人在叶尼塞河边靠打鱼为生, 人们把叶尼塞河看作自己的母亲河,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人们敬重自然, 大自然也给予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鲍加尼达村的孩子们遭受了一个寒冬

的败血症后，浑身无力，面色苍白，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叶尼塞河边，用小手试试水的温度，作家这样描述道：“富有生命力的、能治百病的、清澈的哗哗流水沁进了孩子们的心脾，”叶尼塞河河水使他们忘记了冬天的严寒和所遭受的病痛，不由自主地大声喊了出来，发自内心地笑了。河水不仅养育了鲍加尼达村的村民，还养育了水里的一切生命。《鱼王》中的鱼王在生死关头想到了水浪，因为水浪帮助她从一个弱小的鱼孵化长大，在她吃饱喝足后轻轻地拍着她入梦，对于万物来说，水就是家园母亲。

《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的看守工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说道：“但淹死在石滩那边最多的还是我们这号人一浮标看守工……”浮标看守工心胸豁达，不惧艰辛，从不颓废。每个人都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付出永远比回报多，他们从不为自己着想，为人敦厚纯良，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人们的敬重。阿斯塔菲耶夫不禁感叹，人类的野心十足，总是想要征服大自然，然而大自然是不会被人类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修了水电站之后，水草疯狂滋长，四季里没有上等的鱼了。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家乡乌拉尔，现在也受到人祸害践踏，许多湖泊、池塘的水像生了锈似的，一切生物都好像销声匿迹。

阿斯塔菲耶夫曾说：“我写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我本身，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儿子，当然就属于自己的家园——母亲，须知我们是她的灵魂，她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家园——母亲，我们是无法生存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内心深处大自然早已成为了家园的象征，雄伟庄肃的大自然可以容纳一切，大自然就是作者心灵的归宿、灵魂的栖息之地。

3 从爱和责任看自然生态观

阿斯塔菲耶夫认为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木和人类一样，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繁衍的权利，人类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关爱其他生命，呼吁人性回归原始生态，他倡导的原则体现了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鲍耶》中作者给予动物关注，鲍耶是一条狗的名字，它的名字意味着朋友，鲍耶爱自己的主人，也爱大自然，大自然早已成为它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喜欢跑进森林玩耍嬉戏，可以说狗是爱的化身，把自然生态和人在无形中联系了起来。鲍耶不仅深知原始森林，还不止一次搭救过它的朋友柯利亚，年轻的柯利亚和阿尔希普以及组长一起准备去原始森林中捕获北极狐，但是由于年少无知以及经验不足在原始森林中陷入绝境。阿尔普西和组长因为意见不合产生隔阂，这就让本已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暴风雪来临时，出门会有冻死的危险，组长和阿尔普西再一次因为意见不合大打出手，差点烧了房子。在冻土地带人容易产生幻觉，柯利亚受到女巫的蛊惑快要失去理智，在这个关键时刻鲍耶出现了，把柯利亚从幻觉中解救出来，在鲍耶的帮助下三人一起成功的活了下来。鲍耶帮助人们唤醒内心深

处的单纯，教会人们如何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如何与大自然和睦相处。

在《白色群山的梦》中，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爱与责任的形象——阿基姆。在一个寒冬，阿基姆在原始森林中的木屋发现了一个昏迷不醒的姑娘，经过抢救，这个来自莫斯科的小姑娘苏醒了过来，经过谈话阿基姆知道了她的名字——艾丽雅。为了照顾这位身体状态不好的姑娘，阿基姆睡在地上，艾丽雅睡在床上，艾丽雅见他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叫他上床睡时，他果断地拒绝了。原本一个人的食物量，现在要供给两人食用，因此他省下粮食给姑艾丽雅吃，自己尽量多吃些野果子。最后，当阿基姆送她送到机场时，把借来的六卢布塞给她，他于艾丽雅有救命之恩，而他的回报却仅仅是一场送别，爱与责任在阿基姆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阿斯塔菲耶夫曾说：“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就是为善，而文学家的真正的和最高的使命就是理解这个善，肯定它，使人不要自相残杀，不要杀害人间一切生命。”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仁爱之心，他抨击那些虐待和毁灭生命的人，并以一颗仁爱之心去感受和尊重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灵。人类在仁慈宽厚的大自然面前应该学会反思，认真诚恳地担负起保护、回馈自然的责任。

4 结论

阿斯塔菲耶夫的自然生态观主要体现在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内容上，小说集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全篇贯通的家园意识以及隐隐表露的爱和责任，将作家所感、所见、所想巧妙地无缝连接，传达出人与自然唇齿相依关系的理念。作者在《鱼王》中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揭露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所造成的伤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意境，这是阿斯塔菲耶夫给予人类的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 [1] 何惠子. 维·阿斯塔菲耶夫的生态道德观及其艺术手法探析[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5.
- [2] 刘净娟. 人与自然的双声叙述——以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为例[J]. 西伯利亚研究, 2017, (03).
- [3] 裴家勤. 苏联的生态文学[J]. 俄罗斯文艺, 1992 (2).
- [4] 谈天. 当代苏联作家谈人与自然的关 系[J]. 俄罗斯文艺, 1992, (02): 79, 214.
- [5] 王培青. 深沉的忧虑, 强烈的警告——试析《鱼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主题[J]. 西北师大学报, 1991, (01).
- [6] 维克多. 阿斯塔菲耶夫. 鱼王[M]. 夏仲翼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9, 133, 224.
- [7] 于明清. “国在山河破”——《鱼王》的启示[J]. 俄罗斯文化评论, 2006, (00): 02.
- [8] 于明清. 鱼王——造化有时, 万物有期[N]. 文艺报, 2017-09-04 (006): 04.: 03.

作者简介:

刘华雅 (1998-), 男, 汉族, 辽宁省沈阳市, 硕士, 研究生, 辽宁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